

櫻

本小說採用當年代之用詞，還原時代氛圍與細節，並無對個人、族群、種族與國籍不敬之意。

## 第一章

濃郁層疊的積雨雲，是亞熱帶台灣的南方特色，雲朵一層一層，一疊一疊，在高空中逐漸膨脹與對流。積雨雲宛如天空中另外一座城市，儘管已是天際上的巨大城池，卻仍然不斷向上發展，彷彿天空就該如此恣意發展，直到成為漫天灰雲，在一陣響雷後，成為午後雨水。

這日早上九點半，從林桑房間的木窗望向天際。天空中的積雨雲來自海邊，不知多久後會成為雨。窗內，微風正透過紗窗，小窗台上一盆鐵線蕨，葉片輕輕隨風擺；扶桑花在窗台一角伸吐花蕊，在這早晨薄陽下晃蕩。仔細看，一隻黑棘蟻在扶桑花花瓣邊緣爬行，爬上花蕊後，隨著微風吹過而掉落葉上，再趕緊慌張爬開；一隻柑橘鳳蝶正緩緩飛下，在院內的一小叢的橘子葉上產卵，再翩翩飛起，飛過圍牆上了天空而去。

現代的台灣高度都市化，只剩老房子才能有一個小小庭院。對昆蟲來說，這庭院也是在水泥都市探尋許久，躲過鳥兒獵食之後，才能依附的棲身之所。

木窗內，晨光正透過碎花毛玻璃窗，照出花影映在窗檯洗石子牆上；屋內小木桌上，粗胚質感的陶杯正被日光照出陰影，杯影緩緩隨太陽升起而搬移，彷彿杯影是個日晷指針，時間已從這裡，走到那裡。

這間老屋是民國五十多年時，以紅磚灰瓦蓋下，歷經多年居住後，老厝室內依舊保持著古舊風味，充滿刮痕但始終擦拭乾淨的老木桌上，有著老式的日本進口電熱水壺；木桌前，有張修整過的老藤椅，隨著時間而岔出的藤蔓纖維，已被刀具修整乾淨，老師父將凸出的藤蔓壓回藤椅，打磨光滑後再上漆，僅留下些許修飾的痕跡。

屋內的米灰牆面上，掛著嚓一聲撕去的日曆，日曆時值四月初，春末夏未至，冷暖交替的季節間，林桑正緩步走入窗光中，側光照出他臉龐的暗處，一雙如醃漬菜物般發皺的手掌正拿著抹布，在五斗櫃邊仔細擦拭，輕拍抹布後激起的煙塵，在透過毛玻璃窗的光束中細細漂浮。

擦拭，抹除，帶走灰塵與髒污後，方才能「如舊」。林桑年近八十，如此年歲的體悟，便是深知人生在世，身邊物品並不需不斷更換，只要適用，不斷保持它最初

的模樣，如此便是最好。

清掃，已是林桑多年來老習慣，就連他的兒孫也不知曉，為何林桑總是猶如偏執狂似的清掃。對子孫來說，總認為日本時代長大的人，都有著年輕時受日式斯巴達教育後的固執，或許林桑退休沒事做，正好能發揮他那潔癖性格，反正老人能有事能活動筋骨，保持健康就好，子孫便沒對林桑這過分的潔癖多說些什麼。

林桑總是在清晨清掃家屋完畢後，將電熱水壺燒出沸騰熱水，聽撲嚕沸水聲冒起後，關火，緩緩將沸水倒入茶壺之中，看茶葉在沸水中翻滾，看茶煙滾滾蒸騰，林桑將茶湯倒入瓷杯中，香氣正緩緩散逸，茶梗在瓷杯中浮浮沉沉，這時刻，林桑總靜默沉坐藤椅上，閉起眼感受茶香，煙氣正飄過他的臉龐，一旁的窗光，正打亮臉上皺紋深影。

對子孫來說，林桑總在打掃後，靜靜沉沉地坐在椅上，就像是一張總是守在角落的畫，安靜到有時讓人遺忘他的存在。

鈴——電話聲突然響起，在這寧靜早晨宛如雞啼響亮，林桑起身欲接，還在讀幼兒園的男孫阿明也早起，正在客廳玩著模型飛機，一聽到早晨電話響，一雙小腳在地板上咚咚響，搶先在林桑前接起電話。「喂——找誰？」。阿明一雙眼睛眨啊眨，只聽到話筒中的老邁嗓音，連串說著聽不懂得外國語，阿明皺眉，只能問起。「啥？」、「什麼？」、「who are you?」。年紀尚小的阿明詞語用盡，卻還無法溝通些許，趕緊呼叫身邊林桑。

「阿公，一定係你的朋友啦——緊來接喔。」

阿明這小孫子就是喜歡先接起電話，再交給全家人，彷彿自己是全家人的電話總機。林桑緩緩走來，一手撫著阿明的頭髮，順手接過電話，只想或許是遠方親戚問起過去聚會的消息，只是林桑聽到這老邁的女子喉音後，卻突然面色凝重。

阿明仰頭不解，林桑到底聽到什麼，表情變化真快，阿明便拉著林桑的衣襬，仰頭問起：「阿公，是誰打來？」

對阿明來說，他只聽得懂林桑回覆時輕聲的「嗨……嗨……嗨……」，知道是日文的「是」而已，一會兒，看林桑心事重重掛上電話，喃喃自語。

「我找了這麼多年，終於給我找到……」

阿明從沒見過林桑這般沉靜神情，便又抬頭問：「阿公，又是哪個住在日本的朋友打來的嗎？」

「這不是日本人，是韓國的朋友。」

林桑將電話慎重掛好，喀啦一聲，看著電話深思些什麼，轉過身，走回自己房間去。

「阿公，韓國人也會說日文嗎？」阿明跟著林桑身後，雙手放在背後，學著阿公沉重腳步，緩緩踩向前。

「韓國以前給過日本統治過，那時候的韓國人都會講日文啊……」

對孫子這代來說，阿公所說出的過去實在太遙遠，他也沒太大興趣，只想跟著阿公走回房間的窗前。

林桑欲言又止，仰頭看著小窗外的湛藍天中的白雲朵沉思許久，才回身打開老木衣櫃，將木櫃框格中疊起的老西裝移開，將一旁泛黃的相本拿出後，才將櫃底的一個方鐵盒拿出來。

「阿公，這是什麼？」阿明湊上，看阿公珍藏在櫃底的鐵盒，外表略有鏽蝕，彷彿卡通還是電玩中才會出現的「寶箱」，還以為裡面包著什麼古老物品，阿明一雙眼睛好奇地骨碌轉，看阿公小心翼翼將鐵盒放在木桌上，緩慢且細心打開後，看裡面有一個白布巾包裹著什麼。

林桑深呼吸，屏息慎重，將白布巾層層掀開，裡面是一個直徑十來公分的大「時鐘」，玻璃看來還清澈乾淨，一點也看不出老態，時間指著七點四十五分。

「阿公，這是啥？」小孫子實在好奇，頭探看桌上這老時計，這比手表大上許多，卻比牆壁上的掛鐘小。一不小心，阿明的手指在玻璃面上按印出上指紋，林桑便拿起一旁的絨布細心擦拭玻璃面，將方才沾附上的指紋給擦去，確保這時鐘乾淨

如昔。

「這『時計』喔……是一個六十多年前的……」

林桑想開口，卻又欲言又止，沉入長長的靜默，宛若雕像般站立許久。阿明不知林桑怎麼了，他不解地看著錶面上的玻璃，反射著林桑不語的臉龐。

阿明並不知曉，林桑靜默看著這「時計」的錶面時，耳際正響起往昔時鐘喀喀噠噠聲，彷彿朦朧恍惚間又回到當年，耳際彷彿汨汨冒出，年少時夜夜傳來的幽微泣訴……